

1894

1978

吴宓

刘淑玲 / 著

和民国文人

周作人

施蛰存

亮公

钱胡美琦

林徽因

郁达夫

杨绛

人民文学出版社



1894

1978

吴宓

和民国文人

刘淑玲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宓和民国文人/刘淑玲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2209-7

I. ①吴… II. ①刘…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5750 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装帧设计 崔欣晔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插页 1
版 次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209-7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张中良

吴宓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无论是典雅守成的人文主义姿态，还是柔里含刚的文人风骨，抑或难以言说的悲剧命运，都值得深入探讨。刘淑玲教授对吴宓早有研究，2004年出版的《〈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章就是通过《大公报·文学副刊》考察吴宓与新文学的对话关系，现在又推出了这部《吴宓和民国文人》，在历史长河的波澜起伏中解读吴宓的心灵与命运。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间，吴宓曾被视为新文学的敌手，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的阴霾才逐渐被揭开，吴宓乃至学衡派的价值才被认识到。《吴宓和民国文人》对吴宓与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方玮德之间的深挚友情与诗学认同娓娓道来，让人不仅深切感受到诗人真率的人格，而且更加认识到文坛所谓新旧两派其实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的两翼，没有激进派的锐意革新，文化的发展就跟不上时代的步履，而没有守成派的竭诚守护，传统的优长就会在急速行进中被懵懂地舍弃，二者缺一不可。正是在激进与守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交织与融会重构之中，中国文化才能生生不息地承传与发展下去。

多少年来，在种种历史叙述中，新与旧的价值判断斩钉截铁。其实，所谓“新”，真的就代表正确吗？所谓“旧”，就一定是落伍吗？未必。

一则判断新与旧的标准并非不可质疑，二则新与旧各有其价值，未可决然否定。1958年，正当“三面红旗”迎风招展之时，新诗人都在做什么？此前，胡风、阿垅等被打成“胡风集团”锒铛入狱，艾青等被打成“右派”发配边地，穆旦因抗战时期参加过远征军赴缅抗日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实行劳动管制，曾经领时代风气之先、而今幸运地未曾在政治风波跌宕中倒下的新诗人几乎异口同声地以新诗为“大跃进”高唱赞歌。而在当时的文学史教科书中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学衡派主将吴宓，虽然迫于领导的指令不得不写下一首题为《国庆十年礼赞》的应景诗，但是，就在同一天，1959年9月19日，他却默默地写下一首《感时》，在看似古老的诗行中发出了富于民族良知与独立个性的知识分子的心声：“旱荒水涝见天心，暴雨终风喻政淫。长夏禾枯人渴病，平原堤溃水漫深。急耕密植怜枵腹，芒履弊衣劝积金。强说民康兼物阜，有谁思古敢非今？”试看当年诗坛，写出如此披露真实体恤民情逆鳞抗命之诗的，舍吴宓其谁也！真伪善恶美丑，岂能以文体之新旧论断！

《吴宓和民国文人》写的不止于吴宓，还有周作人、郁达夫、臧公、方玮德、施蛰存、沈从文、林徽因、穆旦等等，写出了民国在这些作家的心理、生涯与创作中打下的深刻烙印。民国，在几十年间曾经是一个敏感词，几乎是罪恶、黑暗的代名词。而实际上，民国是中国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国名，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是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才换取的胜利成果。既然是国家，就不仅有政府，更有社会、民间；不仅有政治，也有经济、教育、新闻出版、军事、外交；况且政治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既有对峙、冲突，也有交织、融汇，也并非一成不变，不能因为后期政府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就全盘否

定前期的有所作为；也不能以政府的败亡否定民国的一切。民国时期，不管阴霾多么浓重，也无法遮蔽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辉煌，不管社会弊端如何严重，也无法否认文学、出版、教育等领域的巨大成就。如果没有民国，何谈北大改革！何谈西南联大苦难中的坚持！何谈鲁迅，何谈吴宓……把民国文人还原到民国历史情境中去考察，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态度。

书中所谈作家学者的生涯与创作并不以民国为限，历史演进的坎坷崎岖，可以引发读者深思。至于海外游学随笔、父亲字帖里的“私乘”，也提供了广阔视野与深邃细部的文化参照，会让读者开卷有益。刘淑玲教授可谓学院派的学者，所著多为学术论著，与此同时，她也能以清新流丽的文笔写出这样富于历史内涵与文学韵味的文章，为我所钦佩。我想，学者坚守学术阵地固然重要，但也不妨走出象牙塔，以人们容易理解的语言、容易引起共鸣的语调，让更多的读者分享学术的探索与发现，岂不善哉！



目 录

序 ... 001

吴宓和民国文人

为师者吴宓 ... 003

最后的北平：吴宓在1937 ... 008

1949年的吴宓 ... 022

吴宓与方玮德 ... 035

吴宓与《人海微澜》 ... 048

“学衡”二字出自何人之手？ ... 074

1928年的周作人 ... 079

林徽因与三个“京派”刊物 ... 087

乡村梦影里的城市批判 ... 101

郁达夫散文中的自我悲剧意识 ... 111

施蛰存：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 ... 123

穆旦：丰富而又丰富的痛苦 ... 135

钱胡美琦的“尺度” ... 151

《听杨绛谈往事》背后的故事 ... 157

外篇·域外随笔

英伦访书记 ... 167

住在布鲁姆斯伯里的燕卜苏 ... 177

白求恩：战士与诗人 ... 189

重读潘旭澜 ... 200

在伦敦怀念张枣 ... 211

父亲字帖里的“私乘” ... 216

后记 ... 227





吴宓和民国文人

吴宓有天赋的热情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从教一生，耕耘八方，桃李满天下，留下了专注执着、一身傲骨的教授身影。

吴宓对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导师、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非常推崇。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的基本信念就是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站在世界文化汇通的高度，看到只有文化才能使世界联为一体，形成我们谓之智慧的东西。教学就是要传授这种智慧。所以吴宓终生实践着融汇综合，贯通中西古今文化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他为师五十年的教授生涯，从教多所大学，教授过多门课程，培养了无数学生。上述理念是贯彻始终的。

1921年，吴宓从哈佛大学毕业，放弃继续攻读学位，回国赶赴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在南京任教的三年，吴宓初任英语系主任，后任教于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系，讲授“英国文学史”等课程。彼时吴宓年轻蓬勃，在哈佛留学练就的英文纯正流利，讲授深入系统，趣味横生，使学生大开眼界，吴宓深受他们的欢迎。他在授课之余还编辑着那份至今在中国文化史上仍被后人称颂的《学衡》杂志。日后，他总结自己初登讲坛的教学生涯也颇感欣慰：“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的三年，

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①

吴宓在东南大学的授课，也折服了一个叫梁实秋的人。梁实秋当时在清华就读，到东南大学游览、参观并听课，回校之后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盛赞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尤其对吴宓的授课风格极尽推崇，并感叹：“清华今正缺乏良好教授，此人之所共言。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哉！”^②

此时适逢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清华大学的转折时期。1925年年初，吴宓应母校清华召唤前往，主持筹建清华学校研究院（通称国学研究院），任研究院筹备处主任。

筹建并主持国学研究院，是吴宓从教一生最辉煌的成就，他的才能和识见在这里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1925年6月，吴宓执礼躬身聘来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任研究院四大导师。其中陈寅恪先生就是吴宓向曹云祥校长力荐而聘的。他写就《研究院缘起》，主持拟定了《研究院章程》，明确规定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③并为研究院的各项工作树立航标，对研究院的组织、科目、教授及讲师、学员及研究方法等等做出细致规定，这些规定直至他离开以后也一直在贯彻执行。国学研究院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不可多得的文化巨子，他们都是博汇古今的通才。很多学生离校之后还赋诗追怀当年研究院的学风与盛况，叹曰：“门墙跻列问奇字，龙象一时尽大儒。”^④

①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24页。

②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43页。

③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5页。

④ 诗句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冯国瑞做，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古月堂感赋呈陈寅恪吴宓两先生》，《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0页。

1926年，吴宓又受命代理清华西洋文学系主任。他参考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针对国内情况，制定出完整的课程设置计划，这也成为后来全国多所高校外文系的参考样板。几十年之后，当年的学生李赋宁感慨地追述：“吴宓主张外文系的学生不应以掌握西方语言文字为满足，还应了解西洋文化精神，享受西方文化思想的潮流并且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清华）外文系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与他的思想感染也有关系。”^①

清华十年，吴宓年富力强，挥洒出他的智慧和才情。开设了多门课程，培养了众多学生。他也与陈寅恪等师友往来唱和，度过了人生的黄金时期。

1937年，吴宓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南下长沙。在远离北平的南岳山上为学生们讲授“欧洲古代文学”等课程。1938年，临时大学奉令迁往云南昆明，吴宓也辗转香港来到云南。

西南联大艰苦的教学环境并没有消磨掉吴宓教书的热情。他在联大讲授“文学与人生”、“世界文学史纲”，它们成为联大最叫座的课程之一。学生说：“我们听他讲课，不仅学到知识，而且提高了思想境界，升华了感情。”多雨的天气经常使室中积水淹没床脚，云南物资匮乏，资料难求，经常遭遇飞机轰炸，但师生论究学术的劲头不减。

1942年，吴宓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首批（西洋文学）部聘教授。部聘教授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此固不足荣，然得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两兄齐列，实宓之大幸已！”^②

① 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②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八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9页。

吴宓坚持抗战中更应保持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他把在哈佛就认定，在清华实行的人文主义教学理念带到了联大，认为战时联大更需要培养博雅之士，文化上保有自己的传统，才能与世界文化共振，也才能抵抗民族灾难。他讲授的内容更加广泛，欧洲之外，还涉及北美、俄国、东欧，以及印度、波斯、日本等国文学，让学生打开视野，瞭望世界，在了解世界文明的远古与未来中建立自己的传统文化信念。他的理念和思想与当时联大另一些教授颇有冲突。他们对民族国家出路、战局发展前途，希望虽同，看法却不一。抗战后期，吴宓遗憾联大外文系成为战地服务团的附庸，看不惯有教员在联大授课草草，课卷不阅，不与学生交流，系务也完全废弛。他为刘文典教授被解聘不平，和闻一多、梅贻琦意见明确不同，痛感清华大学所具有的学术、学风自由传统，在西南联大已经转为非学术性的含义了。

1944年，吴宓得悉知友陈寅恪从香港脱险归来，经过在广西的一段调养，将到在成都复员的燕京大学任教。他立即申请休假赴蓉讲学，追陪多年亦师亦友的陈寅恪兄。虽然路途遥远，但他没有听从梅校长的建议乘昆渝直航飞机，而是一路赶乘军车、邮车，由黔入川，访贵大、浙大、复旦、中央大学，为所到之处的年轻学子讲学授业。在贵阳花溪草地，趁着月光，他为学生们演讲《红楼梦》，仿佛回到了北平的清华岁月。在遵义，给浙大师生演讲，听众如云，久久不散。到成都之后，吴宓为燕大和川大的学生授课，倾尽全力授业解惑……

抗战胜利，西南联大时期结束。吴宓未随清华复员回京，而应知友刘永济之邀到武汉大学，就任外文系主任。在武大任教期间，吴宓曾分别赴西安西北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讲学，受到两校师生的礼遇。1949年4月，吴宓由武昌西飞四川，抱着保存发扬中国文化的目的，

到成都王恩洋创办的东方文教学院和北碚梁漱溟所办的勉仁文学院讲学，并兼在私立相辉学院任教，随后，又兼任国立重庆大学外文系教授。

建国之后，吴宓没有听从当局的调配和朋友、学生的劝说，宁肯留居远离政治中心的西南，院系调整后任西南师范学院外文系教授，是全国高校最早开设“世界文学史”课程者。1953年，西南师范学院外文系改为俄语系，吴宓改任历史系教授兼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讲授“世界古代史”。

吴宓历经思想改造、文字改革、“反右”、“大跃进”、“社教”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受尽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他清醒地看到教授已不易当，未来将会陷于无处容身，偷生乏术之地，无处诉说内心极度的疲倦和悲凉。一次批斗大会上，吴宓被两位男学生用力推倒在砖地上，半跪半坐，斗争三小时，被架回宿舍才知左腿已扭折成三截。其后两日未饮未食，伴随血尿多日，几近半死之中。此时，吴宓再也没有机会重拾教鞭，回到他耕耘五十余载的讲坛。一代名师，就此沉落。

一、秋荷鸣蝉：北平的眷恋

1937年7月，吴宓正当盛年。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他已知道“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战争的硝烟已经飘荡在北平上空，国难临近，铁蹄之声逼近了耳畔。很多个夜晚，吴宓在雷电和大雨的交作之中，久久不能成寐。他痛苦地感觉到：“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①

离开北平也许是唯一的选择，但吴宓却不断地和这个唯一的出路抗争。这个曾经叱咤讲坛的教授，对自己的徒然无用感到无奈。1937年8月29日的日记中，他曾写道：“思古贤之精心盛名之著作，多成于四十与五十岁之间。五十余岁而歿，已可云完。宓拟撰《人生哲学》及长篇小说，命笔无期，而年寿已催，已至古人完成大业之时。况经国难，恐此生淹忽，终于无成，何胜憬忧！”回顾自己的生命，第二个二十八年过去一半，人生之路正在中途，这样饱满的盛年，应该是“完成大业”之时，却要被陡然绞断，他措手不及。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西苑，

^①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VI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8页。

夜晚炮声隆隆，窗壁为震。吴宓只能拥衾静卧，以待天命。他说：“我今不敢求死，亦不再怨生。但即毙命于今日，亦欣遵上帝之意旨。”

此时，吴宓无限眷恋曾经宁静的北平，无限眷恋寄托理想生命的清华园。

到大后方去还是留在北平？这使他“甚为伤情”，内心里他极想留在北平，继续闭户读书的生活：“宓意欲在此苟安，闭户读书，餘事付之天命。”炮火声中，古都的秋荷鸣蝉越发萦绕心中，挥之不去。从7月卢沟桥事变到11月被迫离开北平，他绵密地记下了自己对北平的万般眷恋和去与留的矛盾心境。往日无暇顾及的美景此时让他流连忘返、感慨不已。天安门、北海、中海、南海、南北长街的景致，都在他的日记中频频出现，成为他最后的北平。

西园荷花犹茂，荷叶极香。望西山落日，晚霞青天，美丽犹昔。而观赏几于无人。胜境鞠为荒草，可胜慨叹。（8月10日）

时微雨，宓步行，归姑母宅。过金鳌玉堞桥，荷花荷叶犹盛。而秋风送爽，山岚叠翠，湖光云影。景美至不可描摹，惜时危耳！（8月26日）

4：00乘原车，归姑母宅。途中虽见日兵甚多，然青天白云绿树金瓦红墙石路之北平风景，依然美丽不减。且秋雾秋烟，嘘空含翠，荷叶送香，哀蝉曳厉，使宓魂销，对故都更增眷恋。不觉其危，不知其辱矣！（9月5日）

步行，穿天安门而东，归姑母宅。又欣赏北平之美丽景色。（9月7日）

宓独在天安门内外一带散步久久，恣意欣赏青天白云金瓦红墙绿树白石之丽景，值此秋爽，尤觉酣适。……念多年处升平康乐，